



(上接8月20日A14版)

周天杰一看见儿子和儿媳的身影，一路小跑着回家去了，他进家就说：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赶快把菜热一下！

等，是一种代价。他们等的过程，就是付出代价的过程。就是因为他们付出了代价，终于把亲人等回来了，他们才觉得特别欣喜，特别宝贵，特别值得珍惜。那天，周天杰和周启帆父子喝了不少酒，室外大雪飘飘，周启帆喝得泪流满面。

周启帆逝去后，他们可以等到风雨雷电，可以等到寒霜冰雪，再也等不到周启帆。现在，吃饭前，他们又开始等郑宝兰。郑宝兰不是矿工，没有下井，一般来说，郑宝兰不会出什么危险。可是，他们在等郑宝兰回来时，心情更复杂一些。复杂得如放在桌子上渐渐凉去的菜的味道一样，苦辣酸甜咸都有。每个人的心情又不尽一样，老吴就不太愿意等。当年等儿子，她有的是耐心，如今等儿媳，她的耐心就差一些。她看了一眼周天杰，又看了一眼周天杰，意思是等等等，天都黑透了，到底要等到啥时候？

周天杰不说话，也不看老吴，只看着自己的内心。在很多情况下，人活的就是一种等待，有可等待的，就等于有盼头儿，如果什么可等的都没有，人还有什么盼头儿呢！周天杰也曾对老吴说过，饭菜可以凉，人心不能凉。饭菜凉了可以热一热，人心要是凉了，再热起来就难了。

还没人喊老太太出来吃饭，老太太拄着拐棍，晃悠悠，主动从自己住的卧室走了出来。吃饭的点都过了，她大概饿了。老太太的心思有自己的方向，固定的方向，她问：启帆还没回来吗？启帆什么时候回来呢？

老太太这样问话，等于揭开周天杰和老吴心口上的伤疤，在往伤口上撒盐，一再撒盐。两口子都忍着，不知该怎样回答。两口子也不愿回答，故意让老太太的问话碰壁，再弹回老太太自己嘴里。

听不见别人回答她的问话，老太太似乎也

你给我个脑把子干什么，到了我这里，你一句话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

周天杰当不成月亮，只得平过身来说：你让我说什么？

不是我让你说什么，你自己想说什么，就说什么。

周天杰本来想说，我什么都不想说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要是那样说了，老吴又会跟他来劲，说他跟郑宝兰有话说，到了她这儿就什么都不想说了。他说：我刚才说得有点多了，该你说了。这样吧，你说吧，我听着。我最喜欢听我老婆说话了。

周天杰手里的高帽子还没卖完，还在贩卖高帽子。不管周天杰有多少存货，老吴都不会买的。老吴自有老吴的办法，老吴所采取的办法有些出乎周天杰的意料。人说君子动口不动手，老吴不动口，却动了手。她动手不是大动，称不上暴力，没有把周天杰弄疼。而正是因为没有把周天杰弄疼，周天杰脑子里月光般明了一下，才格外警惕。老吴动的是周天杰身体的哪个部位呢？是周天杰的下身，是周天杰腿裆之间的东西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敏感部位。呀，这个老吴，发的哪门子神经！在周天杰年轻的时候，在老吴还是小吴的时候，周天杰对夫妻生活很是热衷，说他热衷此道完全可以。好比他每天升井之后都要到澡堂的汤池里泡个热水澡，腿一撩就进去了。他每次都争取泡得时间长一些，泡得舒服一些，泡出浑身汗来。有时候泡一次不过瘾，连泡两次甚至三次的情况也是有的。总之，是他主动的时候多，妻子主动的时候少。妻子主动的表现就是用手摸他的下身。妻子每次摸他，不管他在夜半，还是在清晨；不管他是“刚下马”，还是正在熟睡，他都是心花怒放，从不让妻子失望。不仅他争气，他的下身也很争气，每次都能给他以强有力的支持。妻子刚摸到他的下身时，假如下身还像半截绳子，妻子摸到“绳子”时，如同很快给“绳子”注入了活力，“绳子”腾腾弹了几下，就成了一根棍子，还是铁棍子。周天杰现在不行了，早就不行了，准确地说，自从儿子离去，他就

不在意，她像是在问自己。而她问自己时，又像是发生在梦里，连自己听见没听见都很难说。老太太的卧室离放在客厅的餐桌并不远，但她像是走了很远的路上，已经走得很累很累。走到餐桌前，她一手扶着桌面，就在一个凳子上坐下了。坐下后，她呻吟似地长出了一口气。

老吴把那穗儿煮熟的玉米放在一个瓷盘子里，被小来看见了。玉米外面还包着一层薄如蝉翼的包皮。玉米没煮之前，包皮是鹅黄色，玉米煮熟之后，包皮变成了姜黄色。包皮紧紧贴在玉米穗子上，透露出玉米饱满的颗粒。玉米生着时，闻不到玉米的香味。玉米一旦煮熟，它的穿透性的香味就散发出来，让人一闻见就想吃。小来说他要吃玉米，伸手往玉米上摸。

老吴说别摸，烫！

小来已经把玉米摸到了，他说不烫。

老吴说：不烫也不许吃，等你妈回来，你和你妈一块儿吃。

我要妈妈。

你妈妈在哪儿呢，你要妈妈，你妈妈不要你了。

周天杰瞪了老吴一眼，要老吴不要瞎说。

小来闹起人来，说不，妈妈就要我，妈妈就要我！

这时郑宝兰回来了，进门就叫来，问来怎么了？

周天杰对小来说：快，你妈回来了！

小来叫着妈妈，妈妈，向门口跑去。

郑宝兰蹲下身子，把带回的玉米放在地上，一下子把小来抱在怀里，说：亲一下妈妈。

小来在妈妈脸上亲了好几下。

成了不行的状态。以前，他把夫妻之间的床上生活看成是一种娱乐。儿子去世，痛彻心肺，娱乐是要停止的。这一停不要紧，他就失去了能力。后来，他也曾作过重新启动的尝试，遗憾的是，一试试都失败了，他再也没能把自己的下身发动起来。算了，人老了，叶黄了，那个事就别想了。他不想，老吴更不想。这很自然，在男女的事情上，女的总是比男的退化得快。

老吴之所以摸周天杰的下身，周天杰稍微一想，就明白了老吴心中的九九。不是老吴本身有什么要求，老吴是在拿他的下身做试验，看看他到底还有没有残存的作为一个男人的能力。因为他想留住儿媳，对儿媳比较照顾，老吴老是对他产生怀疑，好像他和儿媳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。哪能呢，他是一个自律很严的人，是一个恪守道德的人，也是一个重名誉的人，就是把他的脑袋割下来，他也不会干任何让人不耻的事。既然老吴想试验，就把他的下身拿去实验好了，怎么实验他都不会反对。他相信，他的下身再也不是什么敏感部位，而是变成了迟钝部位，麻木部位，不管老吴怎样摆弄，都不会有什么起色。果然，老吴先是把手捂在上面暖了一会儿，然后又是抚，又是揉，他的下身没有任何反应。周天杰心说：挺好，挺好，你就摸吧，你天天摸才好呢，本人欢迎。他几乎想笑，但他憋着，不让自己笑出来。要是笑出来，他怕打击老吴的积极性，致使老吴终止试验行动，并失去事情本身的严肃性。月光透过窗户，照在床上，周天杰撇开着一副把自己交出去的架势，配合老吴配合得很好。

老吴的试验还没有结束，她揪起那个叫茎的东西，往上拉，想把它树立起来。她往上拉时，那个东西倒是稍稍长了一点，但要把它树立起来，

第五章公爹和儿媳(下)

周天杰说：才半天没看见你妈，看跟你妈亲的。他装作没有看见郑宝兰去帮卫君梅收玉米，说巧了，你妈刚给你煮了玉米，你又买了这么多玉米，你们娘儿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。

郑宝兰说，玉米不是她买的，是她帮卫君梅家收玉米去了，卫君梅送给她的。她说了不要，卫君梅非要送给她。

周天杰立即对郑宝兰的行为大加赞赏，说好，你去帮卫君梅家收玉米，我特别赞成。人与人之间就是要互相关心，互相爱护，互相帮助。卫君梅家的玉米收完了吗？要是没收完，你明天想去帮她家收回去吧。反正咱们家也没什么事，你去帮卫君梅干点儿活，权当活动活动身体。你一定累了吧，好了，洗洗手吃饭吧。小来，给你妈拿玉米来。小来刚就要吃，你妈没让他吃，你妈对小来说：小来，不行，你从小就得学会尊敬你妈妈，等你妈妈回来，你妈妈先吃，你才能吃。小来很乖，很听话，他真的没有吃了。好了，全家人都到齐了，我宣布，开饭喽！

在郑宝兰回家之前，周家的气氛是沉闷的，郑宝兰一回来，家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。这种活跃的气氛，是周天杰一个人营造出来的，渲染出来的。他像是在独奏，独唱，又像是在跳个人舞，在演独角戏。没人配合他，没人为他喝彩，甚至连喝倒彩的都没有，只有他一个人唱来唱去，跳来跳去。

老太太的嘴一接触到饭，仿佛注意力都集中到饭上了，不管周天杰说什么，她似乎都听不见。

老吴不但与周天杰配合，不管周天杰表演什么节目，她都撇着嘴在冷眼旁观，在心里笑话周天杰，仿佛在说：小丑儿，小丑儿，你就表演吧你。老吴心里明白，周天杰是表演给郑宝兰看的，心目

中的观众是郑宝兰，要喝彩，只能是郑宝兰喝彩。

郑宝兰倒是领会到了公爹的苦心，公爹是想让她过得开心一些。没领会到公爹的苦心还好些，一领会到老人的一番苦心，郑宝兰心里泛上来的都是苦，一点儿都笑不出来，光想哭。

小来还不是一个成熟的观众，有奶便是娘，有妈妈在跟前，他就不愿跟爷爷玩儿了。

这没关系，周天杰是忘我的，不管“观众”的反应如何，都不会影响周天杰的正常发挥。此一刻，好像别人的嘴都是用来吃饭的，只有他的嘴是用来营造气氛的。他也会往嘴里放一片辣椒，辣椒的辣味儿不但没有把他的舌头变硬，他的舌头受到辣味的刺激，似乎变得更麻溜。他不在乎虚构地对郑宝兰说：我本来打算把两穗儿玉米都剥成玉米豆儿，打成玉米稀饭，你妈说你和小来牙口儿好，喜欢啃啃囫玉米，就单独给你和小来煮了一个。看来还是你妈想得周到，我得向你妈好好学习。

当面说谎，你把别人都当小孩子哄呢。不过老吴还算维护周天杰的面子，没有当面揭穿周天杰的把戏，老吴只是瞪了周天杰一眼，说：说说说，累不累呀！

吃过晚饭，周天杰把郑宝兰放在地上的玉米收拾起来，到卧室躺在床上，就不再说话。窗外月光如水，秋虫在菜园里长一声短一声地叫，周天杰闭上眼睛，一句话都不想说了。

这时轮到老吴说话，老吴说：累了吧，不能了吧，嘴扎起来了！你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呢，你把嘴皮子都磨出火泡来了，还不是漫地里烤火一面热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你就是听不到耳朵眼里去。你想巴结人家，是巴结不上的人。你看，你跟人家说了那么多好听的，人家连吭一声都不想吭。热脸子碰了个凉屁股，连我都替你臊得慌。

周天杰动了动，像是要说话了，但他还是没有说，只是翻了个身，把脸冲向月亮。月亮从来不说说话，他想当一会儿月亮。



恐怕不大容易。那个东西像是扶不起来的天子，你拉着它还好些，稍一松手，它就倒下去，缩回来。这就还是以前的那根“铁棍子”，连半截儿绳子都不是，充其量，只像一小截儿鸡肠子，而且还是掏去了肠瓤子的鸡

肠子。老吴收了手，放弃了试验。

老吴对周天杰失望了，同时也放心了。

可惜的是，老吴的放心并不能长期维持，一遇到具体事情，她就忘记了自己的试验成果，又变得疑神疑鬼。这天后半夜，老吴睡了一觉醒来，发现周天杰不在床上。月光洒满一床，不知周天杰到哪里去了？这个老东西，是不是跑到郑宝兰的房间去了？她翻身起床，连件衣服都没披，连拖鞋都未及穿，光着脚就到郑宝兰的房间门口去了。她侧耳听了又听，没听出郑宝兰房间里有什么动静。又听了一会儿，她听见房间里传出说话的声音，她头皮一紧，发根一竖，刚觉得情况不妙，却听出是孙子小来在说话。小来喊妈妈，说他要撒尿。郑宝兰说：自己起来撒到尿盆里去吧，睁开眼睛撒，不要撒在地上。老吴从郑宝兰房间门口退回来了。有孙子和郑宝兰在一个房间住，孙子一天比一天大，谅周天杰也不敢轻易到郑宝兰的房间去。那么，三更半夜的，一个大活人，会到哪里去呢？不会是得了夜游症吧？

老吴又向通往菜园的门口走去，看看老头子是不是在菜园里。她走到门口就看见了，周天杰正在门外台阶上的月亮地里坐着。那是老太太白天枯坐的凳子，这会儿周天杰坐上面了。都说儿子仿娘，乍一看周天杰真像老太太。加上月光把周天杰的头发照得发白，周天杰又是那么静默，老吴一时真的分不清是老太太，还是周天杰呢！她只得问了一声：天杰，是你吗？

周天杰转过脸来说：不是我是谁！不好好睡

你的觉，爬起来干什么？

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倒先问我。你在这里装神弄鬼的干什么，是想吓死我吗！

我听见鸡在鸡窝里乱了一阵，我估计是黄鼠狼个龟孙钻进菜园子里来了。黄鼠狼可能在哪儿棵菜棵子底下正趴着，我看不见它，它能看见我。

你不是用钢筋把鸡窝门口栅得很密嘛，黄鼠狼又钻不进鸡窝，怕什么！

黄鼠狼钻不进鸡窝也不行，它光在鸡窝门口蹿来跳去，会造成鸡的恐惧，影响鸡的情绪。公鸡还无所谓，母鸡的情绪一不好，下蛋就困难了，下蛋的数量就会减少。就算还能下出蛋来，鸡蛋的营养成分也会差一些。

那你咋着，打算在这里守着母鸡守一夜吗？

周天杰仰望了一下西斜的月亮，说月亮可真亮，他好久没见过这么亮的月亮了。

我可没心思看月亮，一看你不在床上，我还以为你翻人家的墙头去了呢！好了，别操那么多心了，回屋睡觉吧，别着了凉。

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更不要胡说八道，把我惹急了，小心我抽你。

(未完待续，请关注8月24日A14版)

